

在义务之外

——试析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兵役问题

王 宇^①

内容提要: 以色列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但包括犹太教经学院学生在内的一些团体被集体免除兵役义务。由于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学者社团”的特性,免除经学院学生的兵役义务事实上免除了所有适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兵役义务。为该项免除提供法律依据的《塔勒法》(Tal Law)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引起以色列世俗势力的强烈反对,在2012年2月被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决违宪。这造成以色列社会的分裂并引发2012年5月以色列执政联盟危机。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兵役问题,是以色列世俗与宗教势力之间矛盾的体现,对以色列的社会稳定及政局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以色列 极端正统派犹太教 义务兵役制 塔勒法

作者简介: 王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2012年5月以色列爆发了严重的执政联盟^①危机,原因是联盟内部就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②的兵役问题存在严重分歧。当时执政联盟的主要成员、右翼世俗党派——拥有15个议席的“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Yisrael Beiteinu)致力于推动一项新法案,要求包括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和以色列阿拉伯人在内的所有以色列公民都要服兵役。该党主席、以色列外交部长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表示若该法案不能在国会通过,则该党将退出联合政府;而执政联盟的另一重要成员,拥有11个议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沙斯党(Shas)则针锋相对地表示,如果该法案被通过,则沙斯党将退出联合政府。这让内塔尼亚胡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因为这两个党中的任何一个退出执政联盟,政府都面临垮台的命运,总理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举行选举。尽管这场政治危机最终因最大的反对党、拥有28个议席的“前进党”(Kadima)火线入阁而消弭,但由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兵役问题所引发的危机,则继续困扰着以色列社会,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以色列政局的走向。2013年1月以色列举行第19届国会选举,反对免除经学院学生兵役的、代表世俗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新锐政党——未来党(Yesh Atid),以国会第二大党的身份进入执政联盟,而沙斯党和其它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党派则十几年来第一次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同年7月,以色列内阁通过法律草案,取消极端正统派教徒享受的兵役免除特权,引发了新一轮社会抗议活动,但抗议的主角变成了失去了特权的犹太宗教社团。在该法律草案在国会正式通过之前,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的角力仍在继续。

从2012年开始延绵至今的以色列社会的动荡及政治格局的改变,归根结底,体现了世俗人士对犹太教徒在以色列享有诸多特权的不满。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而犹太宗教对于犹太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因此犹太宗教势力在以色列社会,尤其是在政坛,具有特殊的影响力。这种超越其人口比例的影响力又为以色列的犹太宗教团体争取到诸多特权,而兵役豁免就是其中最为人诟病的一项。世俗势力对宗教人士特权的不满经过长期的积累,在2012年初为犹太教徒免除兵役提供法律依据的“塔勒法”^③被以

① 以色列实行多党制,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在国会选举中得到半数以上的席位,因此以色列的政府都是由在大选中领先的党派联合其它党派组成。第18届国会中,负责组阁的利库德集团只占27席。

② 犹太教分为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正统派犹太教(Orthodox Judaism),是犹太教中最保守的群体,恪守传统信仰和礼俗,拒绝改革,是在以色列影响最大的犹太教派别。极端正统派犹太教(Ultra-Orthodox Judaism),又是正统派犹太教中最保守的派别。据估计目前全世界有130万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绝大部分生活在以色列和美国。

③ 《塔勒法》(Tal Law),于2002年在国会通过,其具体内容见以色列国会网站 <http://www.knesset.gov.il/docs/heb/tal.htm>。

色列最高法院判定为违宪之后，集中爆发。民众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要求取消宗教人士的这项特权，而世俗政治势力，不论是左翼的梅内兹党（Meretz）还是极端右派的“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在这场要求社会公正的斗争中难得地统一了意见，并取得一定的成功。这场犹太宗教与世俗势力之间的斗争，体现了以色列国家犹太性质和民主性质之间的根本对立，给以色列社会已经并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兵役问题的起源、历史沿革和最新进展进行梳理，揭示该问题独特的宗教、社会、政治关联，系统展现犹太教传统与现代以色列国家之间的矛盾及可能的发展趋向。

一、背景：义务兵役制与“学者社团”

以色列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按照1986年颁布的《国防服役法（综合版）》，以色列全体公民及常住居民，不分种族、宗教、民族或者出身，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包括常备军和预备役。^①除特殊情况外，每个18—29岁的男性公民和18—26岁的女性公民都要参军，男子服役36个月^②；女子服役时间规定为2年，实际为21个月^③。但在以色列一些团体被免除或排除在兵役义务之外，如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信教妇女和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尽管没有被正式免除兵役，但除个别社团^④外，以色列军方从来不向适龄阿拉伯青年发入伍通知；而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教徒，则以《塔勒法》为依据，逐年推迟兵役直到兵役适龄结束。尽管《塔勒法》适用的对象表面上是在经学院学习的学生，但由于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社团具有“学者社团”的特殊性，整个兵役适龄期间（18—29岁）的教徒几乎全都在经学院学习，因此该法实际上免除了所有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兵役义务。

极端正统派犹太教主张教徒应终身学习犹太教经典著作。在传统社会每名男子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经学校度过的，从基础经学校（Heder）到经学院（Yeshiva），而有财力保证的优秀学生在结婚后可以继续在高级经学院（Kollel）学习，之后成为犹太社团的下一代神职人员。以色列建国后，基础经学校和经学院直接被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经费由国家划拨，但教学内容和考核并不受国家管理，而是由极端正统派犹太教自定。从20世纪50年代起，高级经学院也被纳入国立教育体系；到60年代中期，高级经学院对经学院的所有毕业生开放，不再是少数杰出者的选择。自此，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正式迈入“学者社团”，每个人都可以一直学习到40多岁，既不接受世俗教育，也不工作。根据2012年7月公布的《普拉斯奈尔报告》，目前仅在高级经学院学习的就有6.7万教徒学者，其中30岁以下的占45%，40岁以上的占23%，约1.5万人。^⑤高级经学院的毕业生年龄稍长，也没有任何世俗知识，也没有受过相关的职业培训，因此无法加入正常的工作市场，只能从事一些跟犹太教相关的工作，如担任社区拉比、犹太标准（Kosher）认证者和教师等。

二、教徒兵役问题的开端——“托拉是其职业”协定

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推迟和免服兵役的历史可追溯到以色列建国之前。1948年3月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初期，犹太武装力量哈加纳（Haganah）总指挥部就允许获准的犹太教经学院学生免于参军。建国后，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应“以色列联盟党”（Agudat Israel）^⑥的请求，免除少量犹太教经学院学生的兵役义务，条件是这些学生必须将全部时间都贡献给《托拉》学习，不能从事任何其它工

① 1986年版《国防服役法》（希伯来语），www.nevo.co.il/Law_word/law01/P199_009.doc。

② 1986年版《国防服役法》第15条规定男子服役期为30个月，但一般都由国防部长下令延长至36个月，1995修订时明确规定服役时间为36个月。

③ 1986年版《国防服役法》第15条规定女子服役期为24个月（上限），通常服役21个月，2000年修订时出于男女平等考虑，对一些培训时间长的兵种，如女飞行员、女调度员等，可以志愿延长服役期到36个月。

④ 德鲁兹（Druze）社团于1956年自愿加入以色列义务兵役制。

⑤ 普拉斯奈尔是2012年5月21日总理内塔尼亚胡任命的“平等义务促进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因其名而被称为“普拉斯奈尔委员会”，负责提出塔勒法的修改提案。7月4日委员会被解散两天之后，普拉斯奈尔公布了个人建议报告。报告全文（希伯来语）见：<http://www.haaretz.co.il/hasite/images/plas-full.docx>

⑥ 以色列联盟党，是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的政治党派，成立于1912年，至今仍活跃在以色列政坛。

作。这就是“托拉是其职业”协定^①的开端。“托拉是其职业”这一术语源自犹太教经典《塔木德》的安息日短文，意指那些全心投入到《托拉》学习的人可以免除一些其它宗教义务。在现代，这个术语被用来称呼推迟或免除犹太教经学院学生兵役义务的协定。1951年1月2日，本·古里安写信给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明确经学院学生免除兵役的条件，具体如下：“我根据安全服务法第12条，免除犹太经学院学生的常备军兵役服务。这一免除，仅限于那些确实在经学院学习托拉的学生，只要他们在经学院学习期间（都适用）。他们不能做除了学习之外的任何事，甚至由经学院委派的、如在移民营讲课也不行……如果在经学院以外的地方发现经学院学生，即使他们是受委派的，军队警察也要拘捕他们，如果他们不能证明自己曾经服役，则要把他们带到军队征募点去。”^②

建国初期以色列国的领导人做出这一决定，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经学院的保护。在二战期间欧洲犹太社团受到重创，而灾难最深重的东欧正是犹太经学院的发祥地，曾经灿烂的犹太教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不难理解，本·古里安等领导人在年幼的犹太国家前途未卜之际，希望尽可能地保存犹太教经学院的有生力量，因为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们象征着也肩负着犹太民族数千年的传承。但从一开始，本·古里安等人就意识到了“托拉是其职业”协定可能引起的不公平。1958年，在写给阿什肯纳奇大拉比^③伊茨哈克·艾扎克·哈列维·赫尔佐格（Yitzhak Isaac Halevy Herzog）的信中，本·古里安表示免除经学院学生兵役会引发道义上的危机：“这首先是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如果一位母亲的儿子为保卫国家而牺牲，而另一位母亲的儿子，则在绝大多数以色列年轻人浴血奋战时，安静地坐在屋子里学习。”^④出于这种疑虑，本·古里安等领导人严格限制了“托拉是其职业”协定的适用对象和条件。1948年依照该协定约400名学生免于参军，1968年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免除兵役的经学院学生人数上限规定为每年800人。因为适用条件苛刻、人数有限，因此该协定在早期并未引起大部分公众的反感。

三、以色列的政坛变革对“托拉是其职业”协定的影响

在1977年5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以贝京为首的利库德集团首次击败工党得到组阁权。这是以色列政坛的分水岭，之前工党一党独大，而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则是工党、利库德两党轮流执政。对于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社团来说，1977年的政坛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已经在野20多年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以色列联盟党重返执政联盟，而利库德集团在组阁协议中承诺给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教徒以多项特权。利库德集团当时拥有43个议席，而它要得到至少61席的支持才能成功组阁，因此利库德党不得不倚靠宗教党派：全国宗教党（12席）以及以色列联盟党（4席）。为了招揽以色列联盟党入阁，利库德党将“托拉是其职业”协定写入组阁协议，并正式取消人数上限，同时允许回归宗教者^⑤也适用该协定。当时以色列联盟党有4个议席，在120席的国会中仅占1/30，如果直接在国会提出类似议案，是不可能被通过的，但利库德党的首次组阁为其提供了机会：“对于极端正统派来说，这可真是值得高兴的日子，因为他们已经多年没能参加执政联盟了^⑥……他们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不遗余力，如要求免除经学院学生兵役，以及为经学院争取更多的经费等。”^⑦显然，政治家们在组阁谈判时并没

① תורתא ומנוח (Torato Omanuto),《托拉》即犹太教的摩西五经，中文译名也称《妥拉》。

② 信件现存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文中下划线为原文中的强调。信件的扫描图片来自希伯来语维基百科：he.wikipedia.org/wiki/תורה_תורה。

③ 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因来源被分为西方犹太人—阿什肯纳奇人（Ashkenazim）和东方犹太人—塞法尔迪人（Sephardim），东西方犹太人各自有自己的大拉比。

④ Roy Mendel & Yaron Derokman, “רוטפה חודלות: לט קוח דעו ויגבו ויררוג-רבמ” [免除兵役的历史：从本古里安、贝京到塔勒法]，<http://www.ynet.co.il/articles/0,7340,L-4242559,00.html>，阅读时间2012年6月15日。

⑤ 回归宗教者，הלאשב סירוחו 希伯来语原意是“回归答案”，指原本不信教的犹太人信仰犹太教；原本信教的人脱离宗教，被称为“回归疑问”。

⑥ 以色列联盟党上一次入阁是1951—1955年的第二届国会。

⑦ Roy Mendel & Yaron Derokman, “免除兵役的历史”。

有预料到取消人数上限这一决定将带来的后果。对此, 贝京政府时期的法律部长摩西·尼西姆 (Moshe Nisim) 2012 年接受采访时承认: “从以色列建国到现在, 都是政治家在商讨联盟协议, 而不是由专门的工作组来制定执政方案。当时签署协议的政治家们无法预料到后果, 所以答应了以色列联盟党的要求。实际上, 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极端正统派教徒兵役事宜会发展到今天的状况。没人能预料到现在的状况, 贝京也不能。”^①

四、《塔勒法》的出台

免除人数上限之后, 依照《托拉是其职业的协定》推迟并取消兵役的人数越来越多, 在 1974 年免除兵役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约占年度总兵源的 2.4%, 而在 1999 年该比例上升到 9.2%; 据推测该比例在 2023 年将达到 25%。^② 这是因为经学院学生人数迅速增长, 远高于以色列学校学生数量的平均增长率。在这种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世俗人士开始质疑“托拉是其职业”的协定。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以色列最高法院多次接到社会人士关于取消“托拉是其职业”协定的诉讼请求, 但都由于“没有起诉资格”或者“所诉事项不可诉”等原因而未能立案。1998 年最高法院裁定, 由国防部来推迟经学院学生服兵役的做法是不合法的, 应该由国会专门立法来进行规范。1999 年国会任命了专门委员会 (因其主席之名而被称为塔勒委员会) 起草相关法律, 该委员会于 2000 年提交报告及法律草案, 2002 年 7 月 23 日国会投票以 51: 41 正式通过《塔勒法》。

《塔勒法》的具体规定是: 犹太教经学院学生从 18 岁到 22 岁每年自动推迟兵役, 在 22 岁时有一年决定期, 在这一年中他们可以离开经学院去工作或者到其它地方学习, 但一年期满时要选择是继续学习还是就业。如果继续学习则免服兵役, 回经学院学习; 而选择就业的话, 则要根据其家庭状况补服缩短了兵役 (16 个月, 已婚并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只需服役 120 天), 或进行为期 18 个月的社会服务 (期间不拿工资也不得从事其它工作)。为了方便极端正统派教徒服役, 《塔勒法》还对军中各项条件进行了规定, 如建立特别的正统派教徒部队 (HaNahal HaHaredi) 等。

《塔勒法》的本意是让那些愿意终身投入学习的经学院学生能够免除兵役, 同时让其他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参加工作成为可能, 但事与愿违, 它实际上成为正统派犹太教徒逃避兵役和工作的法律依据。《塔勒法》实行之后的几年中, 几乎所有经学院学生都选择继续学习, 只有数十位教徒选择服短暂兵役之后去工作。每年依《塔勒法》而推迟兵役的经学院学生人数快速上涨, 如表 1 所示:

表 1 依据《塔勒法》推迟兵役的人数^③

年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人数	39200	41900	45500	48500	52000	54000	58000	63000

五、《塔勒法》的失效

《塔勒法》有效期为 5 年, 2007 年 7 月国会通过表决又延期 5 年。自《塔勒法》施行以来, 以色列国内反对的声浪从没停息过。反对者认为, 这一法令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 并导致许多年轻人纯粹为了逃避兵役和工作而进入经学院学习。随着经学院学生人数暴涨, 既不服兵役也不工作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社团成为以色列社会日益沉重的一个负担。2012 年, 《塔勒法》面临再次延期, 反对者再次向最高法院起诉。2 月 21 日, 以色列最高法院做出裁决: 《塔勒法》违宪。原因是其“伤害了服兵役者的尊

① Roy Mendel & Yaron Derokman, “免除兵役的历史”。

② Hiddush 官网资讯, “הנידמה מוק זאמ תובישו דימלת תוטמתשהב לודיגה: 15000%” [建国以来免除兵役的经学院学生人数增长率为 15000%], <http://hiddush.org.il>, 2012 年 2 月 7 日。

③ 本表数据来自 2012 年 5 月以色列国家检察官报告, 引自 Roy Mendel & Yaron Derokman, “免除兵役的历史”。

严和平等权；而《塔勒法》本身存在问题导致其设定目标无法实现，它自动推迟了经学院学生从18岁到22岁的四年兵役，并允许学生完全随心所欲地进行选择”。^①

由于该裁决，《塔勒法》将无法延期并在2012年8月面临失效。教徒兵役问题如何解决，在以色列社会上引发激烈争论，并引发本文开头提到的执政联盟危机。政治危机暂时消除后，2012年5月21日总理内塔尼亚胡任命“平等义务促进委员会”（即“普拉斯奈尔委员会”）负责提出《塔勒法》的修改提案。该委员会共有10名委员，分别来自执政联盟各党派（以色列联盟党除外）及社会代表（大学教授、律师等）。由于各方分歧太大，无法在规定期限内达成一致，7月2日内塔尼亚胡宣布解散普拉斯奈尔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普拉斯奈尔于7月4日公布了个人建议，并指责正是由于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刻意阻挠才使得委员会无功而散。普拉斯奈尔个人建议的主要内容如下：“到2016年实现80%的应届正统派教徒入伍或从事社会服务；每年可有1500名学生得到兵役豁免，其他人都要服役到22岁；以色列国防军和公众服务部门将拓展现有的犹太教徒服役渠道；对于拒绝征兵令的情况，犹太教徒个人及其所在的经学院都将承担责任——罚款、刑事处罚、取消特惠等，而国家机构有责任将教徒服役情况与经学院的预算和制裁直接挂钩。”^② 在世俗人士看来，这些建议既满足了少数优秀的经学院学生致力于宗教经典学习的要求和传统，也保证了基本的社会公平。但这种建议对于极端正统派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而避免类似建议的正式出台也许正是内塔尼亚胡解散委员会的初衷。加入执政联盟仅2个月的“前进党”，在普拉斯奈尔委员会被解散之后愤而退出政府。^③ 2012年8月1日《塔勒法》在没有任何取代方案的情况下，如期失效。

六、后《塔勒法》时代争取义务均等的斗争

以色列，不论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构想中，还是在1948年联合国分治决议的要求中，都是一个世俗国家。但由于以色列是犹太民族建立的犹太国家，其鲜明的犹太性质客观上保障并促进了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首先表现在极端正统派教徒的人口增长上。极高的生育率和良好的医疗保障，使极端正统派犹太教人口每12—20年就可以翻一番；而以色列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养老等）则免去了教徒们在生活方面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即使不工作也不必担心生计；而相对集中和独立的居住环境将他们与世俗社会尽可能地隔绝开来。因此，与建国初期对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悲观前景的普遍预期（包括极端正统派犹太教人士自己）正好相反，在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社团，不仅成功地防止了成员向世俗社会的流失，而且吸引了不少人，如新移民的加入。第二个表现是犹太教社团（尤其是正统派犹太教）在以色列拥有着远超自己人口比例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以色列实行多党制，由于没有能独立组阁的大党，每一届以色列政府都是大党联合小党派组成的执政联盟。犹太宗教党派在国会选举中得到数目可观的席位^④，因而成为所有大党争取的组阁对象。犹太宗教党入阁率极高，从以色列建国至今所有执政联盟中至少都有一个或多个犹太宗教党。而为了组阁成功，大党不得不在执政联盟协议中对宗教党做出让步，满足他们为实现教徒利益最大化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长期以来，犹太教社团，尤其是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社团得到了诸多特权，免除兵役只是其中一项。

① 以色列高等法院 07/6298 号判决，内容详见以色列高等法院网站（希伯来语）：<http://elyon2.court.gov.il/files/07/980/062/N18/07062980.N18.htm>，阅读时间2012年2月21日。

② 《耶路撒冷邮报》讯，“Plesner Report: Criminal Files for Haredim Who Don't Serve”，2012年7月4日，<http://www.jpost.com/DiplomacyAndPolitics/Article.aspx?id=276202>。

③ Jonathan Lis, “Mofaz announces Kadima leaving Netanyahu coalition”，《国土报》2012年7月17日，<http://www.haaretz.com/news/national/mofaz-announces-kadima-leaving-netanyahu-coalition-1.451777>。

④ 犹太教党派拥有不断增长的庞大投票人群，投票率也远高于以色列选民的平均投票率，因此在国会选举中，犹太教党派拥有相当多的席位。从以色列建国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会中犹太教党派的总席位一直维持在十几席，但1996年随着代表东方正统派犹太教的沙斯党的崛起，犹太教党派一跃拥有了23席，从此维持在二十几席。详见王宇：《犹太教在以色列的社会影响力上升》，《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4期。

2012年初最高法院对于《塔勒法》违宪的判决,让世俗民众看到了希望,以色列的非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公众,不论政治立场,难得地形成了共识——取消《塔勒法》、结束公民在义务面前不平等。但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所要求修改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如右翼的“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要求所有公民都要服兵役,而左翼的梅内兹党则认为让教徒们开始工作更为重要。

2013年1月以色列举行大选,组建仅几个月的代表世俗中产阶级的“未来党”异军突起,获得19个席位。“未来党”关注民生问题,提出了解决住房短缺和房价过高、反对免除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兵役、改革教育体系等主张。未来党的胜利入阁,以及两个极端正统派宗教党派(以色列联盟党和沙斯党)都没能加入执政联盟,对于处于胶着状态的教徒兵役事宜是个信号。果然,在2013年4月2日,执政联盟成员“犹太之家”党主席贝纳特(Naftali Bennett)代表政府提出义务平等议案,主要内容是:所有经学院的学生年满18岁可继续在经学院学习3年,得到与目前一样的政府支持,但第4年则仅有1800人可继续学习,并从国家得到经济支持;其他的都要服兵役或社会服务,如果他们有志于继续学习,在服役之后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其想做的事情。而且这部分教徒要选择工作开始自食其力。^①7月,以色列内阁14比0(4票弃权)通过法律草案,取消经学院学生集体享有的兵役免除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龙(Moshe Yaaron)称该草案是“改变这一已经存在65年了的不公正事实的唯一途径”。^②

从表面上看,以色列世俗人士反对宗教徒特权要求社会公正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不服兵役的现象将成为历史,他们将服一定期限的兵役或参加社会服务,这样就实现了义务面前公民均等和一定的社会公正。但实际上,这一草案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隐忧。首先,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的反抗将是非常激烈的,教徒们对现状的任何改变都难以接受,因为兵役和工作问题涉及到每个教徒、每个教徒家庭的切身利益;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是否真的需要或者想要这些教徒士兵呢?

七、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士兵——以色列国防军不能承受之重?

其实,在以色列并非所有的正统派犹太教徒都不服兵役。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诸多派别中就包括宗教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us Zionism)。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属于自己派系的犹太经学院,这些经学院的学生一直参加兵役,他们把学习宗教经典、提高自己的精神修为和参加以色列国防军、融入以色列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据统计,2011年在以色列共有68所接受兵役的“协定经学院”,共有8500名学生,其中5400人采用的是5年制“协定兵役”,即在学习的同时,在宗教允许的范围内容缩短了兵役。^③这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积极参加国家保卫和建设,甚至在以军中有良好口碑,如贝京政府的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莫迪该·齐珀瑞(Mordechai Tzipori)就曾称赞过犹太经学院的学生是很有效的战士:“协定经学院的学生们入伍,经过训练后分到预备役部队。从一个经学院可以在一小时内召集到一个营的兵力!他们便于召集,就跟常备军一样,这对于以色列国防军来说绝对是贡献。”^④

可以说,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协定经学院”已经为大规模招募犹太教徒士兵入伍提供了先例和经验,但以色列社会诸多人士,包括军方在内,对于招募大批极端正统派教徒入伍,是持保留意见的。首先,军队招募教徒士兵的成本要大大高于普通士兵。据以色列国会研究和信息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以色列国防军征募了1288名极端正统派教徒士兵入伍,共花费9000万谢克尔,平均到每个教徒士兵身上是7万谢克尔(约合2万美元)。^⑤这些钱主要用于支付这些教徒士兵的家庭费

① Aviel Mengenzi & Gilad Moreg, “לטוב וייושה תינתן ח” ל-1, 800 מיוזם” [平等义务计划: 1800 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免除兵役], <http://www.ynet.co.il/articles/0,7340,L-4363064,00.html>, 2013年4月2日。

② Jonathan Lis, “Israeli cabinet approves reforms to IDF conscription law”, 《国土报》2013年7月7日报道, <http://www.rawstory.com/rs/2013/07/07/israel-looks-to-force-ultra-orthodox-jews-into-military-service/>。

③ 信息来自以色列国防军人事部官方网站, <https://www.aka.idf.il/Main/giyus/general.aspx?catid=60794>。

④ Roy Mendel & Yaron Derokman, “免除兵役的历史”。

⑤ 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公布的数字要稍小一点,即征募1288名正统派教徒士兵,为每位士兵军方每年花费6.48万谢克尔。

用^①，为其提供特别严格的犹太教标准餐食和其它服务。对于军队来说，这是笔沉重的财政负担。而由于军事科技的发展，军队对人员数量的要求本来就有所减少，近年来甚至以色列世俗人群入伍率都在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招这些“昂贵”的、禁忌颇多的极端正统派教徒士兵入伍，对于军队来说似乎有些得不偿失。

其次，近年来由宗教引发或与宗教相关的暴力事件频发，引起很多人对大规模招募极端正统派教徒入伍心存疑虑。1994年希布伦清真寺惨案的凶手是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总理拉宾于1995年被一名犹太经学院学生刺杀，这些事件改变了中东局势和以色列国家的命运。人们担心大规模入伍、军事训练及拥有武器，会加强以色列极端右翼宗教势力的武装力量和武力倾向。

另外，军方还担心大规模的极端正统派教徒入伍会改变以色列国防军的世俗性质。近年来，由于“协定经学院”的教徒士兵及军中拉比们坚决反对军队中“有伤风化”的各种行为，军队不得不妥协，做出了包括女兵着装等方面的诸多规定。这让很多世俗士兵和公众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并认为这是犹太教逐渐插手军队事务的一种体现。激进者甚至称犹太教徒大量进入军队会为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带来灾难。^②

结语

以色列虽然是一个世俗国家，但犹太教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犹太教，尤其是极端正统派犹太宗教势力在以色列的社会影响力呈明显上升趋势，世俗人群感觉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利益受到损害，而由于宗教势力扩张而引发的一些社会倒退（在妇女地位和公民民主自由权利等方面尤为明显）更是引发了世俗人的焦虑。^③

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取消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特权，让犹太教徒去服兵役的要求，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即使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不再有免役的特权，是否值得招募他们入伍、军队是否愿意招募他们，都有待商榷。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很有可能会跟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一样，尽管没有明确被免除兵役，但实际上并不入伍。对于以色列的世俗公众来说，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是对公民义务不平等及犹太教徒享有特权的抗议。取消犹太教徒兵役免除的特权，只是以色列世俗力量对犹太宗教势力“开战”的一个突破口，因为与服兵役的象征意义相比，减少国家对犹太教徒的资助、让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开始工作并自食其力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则要重要得多。国家对经学院和经学院学生的资助，以及对多子女家庭的补贴，已经成为以色列纳税人的沉重负担。对于总人口为800万的国家，在正常的开支之外，要养活十几万不工作的青壮年及其庞大的家庭，负担非常沉重。^④由于服兵役和工作的可能性，曾经被《塔勒法》捆绑在一起，因而《塔勒法》的实效，意味着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工作问题也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以色列正统派犹太教教徒的兵役问题，涉及到宗教、政治、经济以及民主、民生、民权等各个方面，想让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角力将在世俗力量与宗教势力之间继续，而世俗力量与宗教势力之间的矛盾，目前是以色列内部的主要矛盾，该矛盾不仅威胁着以色列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也对以色列的政局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 杜澄）

① 以色列常备军的士兵一般都是18—21岁，很少有结婚的，但对于教徒来说早婚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以色列军方每个月按级别给士兵发饷，一般不超过1000谢克尔，可对于已婚士兵，每个月发给士兵妻子的补助金为3218谢克尔，而这个数字还要随着子女数目增大而提高。详见 Moti Basok, “הצול מידרר 1, 288 סויג, 2011” (2011年入伍的1288名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耗费国家九千万谢克尔), 《以色列经济报》, <http://www.themarket.com/career/1.1752157>, 阅读时间2012年7月9日。

② Nathan Hersh, “Ultra-Orthodox Jews in the IDF would be a disaster for Israel”, 《国土报》<http://www.haaretz.com/jewish-world/ultra-orthodox-jews-in-the-idf-would-be-a-disaster-for-israel-1.417816>, 2012年3月12日。

③ 王宇:《犹太教在以色列的社会影响力上升》,第66—68页。

④ 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包括所有年龄层)代表以色列总人口的约10%,见2013年7月7日报道,<http://www.rawstory.com/rs/2013/07/07/israel-looks-to-force-ultra-orthodox-jews-into-military-service/>